

冬储

□马俊

冬储是农家迎接冬天的仪式，整个村庄都弥漫着喜悦的气息。当风由凉变冷的时候，人们的冬储仪式就开始了。在这之前，大自然中的鸟兽们早就开始冬储了。它们的冬储仪式盛大，热闹，而且持续时间非常长。鸟兽比人更没有安全感，它们只有多多储备、不停储备才觉得能够熬过漫漫严冬。人类的冬储则从容淡定多了，甚至有了几分诗意浪漫色彩。

田野的风冷冷地吹着，我们一家人在父亲的带领下在菜园里挖菜窖。我们并不着急，这样的劳动节奏不慌不忙，跟麦收和秋收时抢收的紧张气氛不同，挖菜窖早一天迟一天不碍事，一家人说说笑笑就把活干了。不过挖菜窖是冬储的重头戏，马虎不得。菜窖要挖得足够大，用来储藏大量过冬的蔬菜。

父亲挥动着铁锹挖菜窖，哥哥紧随其后，学着他的样子挖。两个人一前一后，干活的节奏一致，挥铁锹的动作也一致，偶尔停下来凝视远方的神情也一致，哥哥仿佛是父亲的缩小版。父亲有时回头看哥哥干

得有模有样，欣慰地笑笑，说他将来肯定是种田的好把式。哥哥笑着说：“爸，我将来可不想种田，我要去当兵，当一个想当将军的士兵！”我们听了哥哥的话都哈哈大笑起来。父亲说：“先挖好菜窖才能当将军。有句话咋说的来着——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！”母亲在一旁笑道：“行了，你肚子里那点墨水早被西北风吹走了，别显摆了，先把菜窖挖好。”干活累了，父亲会抬头看一看碧蓝的天空，让我和哥哥说空中的云朵像什么形状。我看到有一片云真像我们挖好的菜窖，大大的、蓬松的一团。

刚刚收获的白菜、土豆、萝卜、红薯之类的要妥妥帖帖地放在菜窖里。母亲已经把菜窖“瓜分”成几大块，她高喊：“东面放白菜，西面放土豆，南面放萝卜，北面放红薯……”我觉得她的声调像念课文里的古诗一样优美：“东市买骏马，西市买鞍鞞，南市买辔头，北市买长鞭。”

这样的劳动一点都不让人觉得累，心中总是洋溢着淡淡的欢愉。父亲和母亲还在不断地憧憬着冬天的

美好日子：“冬天的时候咱们炖一大锅白菜土豆，热乎乎地在炉火旁边吃，想想都觉得美！”“这大白菜长得真好，压一压，真硬实。咱用它包饺子、蒸包子，都特别好吃！”哥哥对我说：“我在这里放了不少小块的红薯，等家里炉火生起来，咱们就在炉火上烤红薯。这种红薯能烤出油，特别甜！”很快，我们就把蔬菜整齐有序地码放在了菜窖里，圆满完成了冬储仪式。父亲拍拍身上的尘土，哼起了轻松的歌。

对农家来说，一年四季是漫长的，内涵很丰富，每一季甚至每一个节气都有不同的意味。相比春种时的忙碌、夏耘时的艰辛、秋收时的喜悦、还有冬闲时的悠然，冬储则充满了欢愉。那份欢愉淡淡的，浅浅的，仿佛微风掠过湖面，漾起似有似无的涟漪。

有句话是这样说的，期待总比得到快乐。冬储之所以让人感到幸福，一是因为秋收过后内心的踏实，二是因为期待已久的冬闲即将来临。

冬储有味是清欢，人生最美是期待。

当了一回椒农

□王日新

去年我家花盆内自生的一棵辣椒收获了70多个朝天椒，受此启发，今年开春老伴说，你多种些辣椒吧，比养花好。遵照老伴的指示，我做起了种辣椒的准备。对此我还是有底气的，因为小时候跟着大哥种过菜。那时我家在汾河岸边有一块菜地，种有茄子、黄瓜、辣椒、西红柿、茴子白（圆白菜）等等，各种菜日常管理起来很复杂，栽苗、打掐、浇水、施肥，黄瓜、西红柿还要搭架，用汾河水浇灌，从种到收忙碌得很，但收获也大。这些活我都干过。

种辣椒的第一步是育苗。我在厨房里找了一个吃剩的干长辣，剪

开，把籽粒均匀地撒在一个小盆内，薄薄地盖上一层细土，浇上水。没过几天就密密麻麻地长出了有两个尖嫩芽的辣椒秧苗。秧苗慢慢长大，到一寸多高时，我把它们分别栽到大小不一的4个花盆里，放到阳光充足利于生长的南外阳台。4盆辣椒因适时浇水、施肥都长得很快，这给我和老伴带来了希望和快乐。特别是老伴，每天都要到阳台上看几眼辣椒的长势，看着看着，辣椒长高了，她一会儿说长出花蕾了，过了几天又高兴地叫喊说辣椒开花了。我赶紧过去一看，开的是喇叭形五瓣白色小花。

几天后，嫩绿的小尖椒冒出来

了。小辣椒一天天见长，没多久，大辣椒开始成熟，渐渐变红。这时老伴跑得更勤了，有时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去看辣椒。植物的生命力极强，结一个辣椒后分一次枝，再结再分，椒冠越来越大，很快占了半个窗户。绿叶、白花、黄蕊、红椒，不时还有小蜜蜂来采蜜，满阳台都是美丽的风景，浓浓的一派“田园风光”，高兴得我俩合不拢嘴。

我通过种辣椒锻炼了身体、陶冶了情操、愉悦了心情、收获了果实，还品尝了老伴用辣椒叶做的绿色有机美味凉拌菜，真是一举多得，这回“椒农”当得值。

肉蛋堡

□史连永

我上班的路边有一个卖肉蛋堡的移动摊位，摊主是一位中年妇女。摊位车是用一辆电动车改造而成，电动车的后置车斗罩上了玻璃，高一米多，三面封闭，一面开放，构成了简易工作间。玻璃罩上写着几个醒目的大红字：鲜美肉蛋堡。工作间里置有液化气罐和工作台，工作台上摆放着灶和饼铛、各种工具以及食材。其实，这个摊位精致的装饰并不是招揽顾客的亮点，摊位上的扩音器循环往复播放着“肉蛋堡”三个字，充满魔力似的大范围传播。路过的人不由自主地被声音吸引，目光投向摊位。

摊位像一张蜘蛛网，粘住南来北往行色匆匆的路人。生意冷淡的时候，摊主又像垂钓的渔者，淡然地

摆弄着手机，等待食客前来。

有一天，我的闹钟出现了小问题，临近上班我才从睡梦中醒来。晚起打乱了我的生活节奏，为了赶时间，我没顾得上做早餐，急急忙忙冲出家门，奔向单位。一夜没有进食，肚子空落落的，我想到肉蛋堡可以填补饥肠，暖暖身子。当我来到肉蛋堡摊位前时，已有两个顾客排队等候。摊主动作娴熟，只用几分钟的时间，肉、蛋、面坯子三者巧妙结合，美食就在她手中诞生了。我好奇她的制作速度，原来，已做熟的鸡蛋和肉分别在锅里，用微火煨着，所以节省了制作时间。我随口问了一句，这鸡蛋和肉是什么时候做的？女主人回答：“早晨，我三四点钟起床，把肉和鸡蛋做熟，把面坯子烤熟，保证美味

新鲜。”

来到单位，我边吃边合计了一下成本，一个肉蛋堡的利润估计三几块钱，她的生意清冷，一天下来也挣不了几个钱。虽然挣钱不多，但是她很辛苦，三四点钟就起床，一整天立在街头。

周日，闲来无事，我特意和摊主攀谈了一会儿。她这一天下来能挣200来块钱，主要集中在早晨卖货，下午早早收摊，但是大风大雨等恶劣天气不能出摊，如她所说，坏天气可给自己放个假，挣个养家糊口的钱。她也换过好几次工作，这是她的第四份工作。她幽默地说，这份营生还自由点，不给别人打工，除了看天色，不用看老板的脸色。

衣服上的口袋

□马跃峰

小时候父母衣服上的口袋就像魔术师的魔法袋，总能引起我们这些小馋猫的注意。只要看到口袋鼓鼓的，我就想上去摸一摸，打算从里面掏出新奇的东西来。这大概缘于幼时母亲抱我出去玩，邻居或亲朋递给我好东西，当时不吃的，母亲总告诉我放在自己的小布布（口袋）里存起来。

平时父母的衣兜稍有些鼓起就会让我浮想联翩，然而更多时候他们最多会掏出一把瓜子或几颗糖，满足一下我和哥哥的味蕾。今天看到抖音平台上一个名叫“兜兜里有糖”的号，一下子唤醒了我温暖的记忆。

可那个年代怎么可能指望口袋里总有好吃的呢！有时候我看到父亲的口袋鼓鼓的就很兴奋，结果跑过去掏出来却是一把烟丝，让我大失所望。有一次他把手伸进口袋里，笑着示意我摸一摸，结果什么东西也没有，我才知道他是在逗我。直到过了两天父亲真买了点好吃的，我才不再生他的气。

那时感觉自己衣服上的兜也就是口袋非常实用，尤其是过年，可以兜回许多瓜子花生糖果。记得有一年正月初一，我穿着一身共有6个口袋的衣服去拜年，回来每个口袋里都装得鼓鼓囊囊的，到家掏出来放到床上一大堆。当时心情美极了，好像得到了莫大的收获。

“穿新衣，戴新帽，姑娘要花来小子要炮。”每到过年母亲总会念叨这句话，我则会央求母亲每年在新衣上给我多缝几个口袋，这样装满东西“全副武装”出去，会在小伙伴们面前神气十足。

等到后来我的兜里有了几毛几分的硬币，可以去小卖部买一堆小零食，依然装在口袋里，课间掏出来与同学互享，心里甭提多惬意了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感觉缝那么多口袋装满自己并不太稀罕的东西，不平整还影响美观，干脆没特殊情况就空着，过年也开始拒绝主家端过来的瓜子和糖，遇到极热情的也只是抓几颗当时吃，却不往兜里放。

衣服口袋装东西的功能不知不觉间在日渐消减。人们爱背小包的多了，有手机包、休闲包、背包等等，更有甚者也不用出去，想买什么在手机上一点击就能网购到家，连包或手提袋之类的都省了。

现在口袋里只放钥匙、手机、证件、卡之类的小物件，即使有现金也不会多。因为手机可以直接支付，证件也有电子版，买东西时部分商户还可以刷脸。

衣服样式也日新月异，有一天我在商场看到一件口袋多的上衣，用手摸了下，发现是假兜。

如今想吃什么一年四季都有，当初拼力想要的，现在基本上很快就能实现。想买衣服随便去商场转转或从网上挑选，想买几个兜的就买几个兜的，实在买不到，还可以去服装缝制点订制，满足自己对衣服口袋的要求。

年龄不觉有些大了，却常忆起岁月的暖。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，衣服口袋常常引发我们小孩子的好奇和联想，而父母总能在时而鼓时而空的口袋里掏出我们对生活的期望。